

第四百四十四次會議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五日星期四午前十時三十分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Sir Alexander CADOGAN（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阿根廷、加拿大、中國、古巴、埃及、法蘭西、挪威、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一、臨時議事日程

（S/Agenda 444）

一、通過議事日程

二、申請加入聯合國的案件：

（a）秘書長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爲遞送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八日大會第一七七次會議關於申請國入會問題所通過之決議案原文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1170及S/1170/Add.1）。

（b）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政府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及十月九日爲申請加入聯合國事致秘書長公文（S/1012及S/1012/Add.1）。

（c）匈牙利政府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及十月八日爲申請加入聯合國事致秘書長公文（S/1017及S/1017/Add.1）。

（d）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政府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三日及十二月二日爲申請加入聯合國事致秘書長公文（S/1033及S/1105）。

（e）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二日及十五日爲申請加入聯合國事致秘書長公文（S/1035及S/1035/Add.1）。

（f）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政府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二日及十一月九日爲申請加入聯合國事致秘書長公文（S/1051及S/1051/Add.1）。

三、原子能委員會主席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九日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1377）。

主席：在未討論議事日程以前，本人擬請理事會各位注意，現在即時傳譯辦法，已經像本人在上次會議終了時所說的，準備妥當。如果沒有人反對，本人就提議採用即時傳譯辦法，這樣一來，必可節省時間不少。不知道有人反對這個提議沒有？

法，這樣一來，必可節省時間不少。不知道有人反對這個提議沒有？

Mr. CHAUVFL（法蘭西）：目前情形如此，我們又都想趕快完成工作，本人當然不願反對採用即時傳譯辦法。不過本人要聲明，我希望這事祇能當做一個例外，不致構成一個先例。

主席：謝謝法國代表。本人注意到他所說的話。

既然沒有別人反對，我們便採用即時傳譯制，現在本人請秘書處準備好。

從這個時候起採用即時傳譯辦法。

二、通過議事日程

議事日程通過。

三、申請國入會問題（續前）

主席：議事日程第二項目，我們已經約略討論過。現在理事會面前，有一個決議案草案，是蘇聯代表團提出的，載在文件S/1340/Rev.2，原文如下：

“安全理事會

“已將阿爾巴尼亞、蒙古人民共和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芬蘭、義大利、葡萄牙、愛爾蘭、外約旦、奧地利、錫蘭、尼泊爾各國申請加入聯合國案件審核竣事，

“茲特建議大會准許上述各國加入聯合國。”

安全理事會面前，還有一個動議是美國代表日前〔第四四二次會議〕提出的，原文如下：

“本人茲提出一程序上之動議，請安全理事會將該決議案草案S/1340分部審議，並將該決議案草案所列各國申請案件分別表決，以便安全理事會每一理事國表示其對每一申請國之態度。”

因爲已有那個動議，所以本人要將那個動議先付表決。不知理事會各位對於那個動議有沒有什麼意見發表？

Mr. TSARAPKIN（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本人認爲，不論有人提出什麼動議，安全理事會仍當注意，現在蘇聯代表已經提出一個決議案草案，依照議事規則第三十二條，那個決議案草案自非全部表決不可。

若干代表要將每一申請國家分別表決的主張早經如願以償了。前次會議曾將七國申請案件分別表決。一九四六年、一九四七年、一九四八年也曾舉行分別表決。所以蘇聯決議案草案所列各國申請案件，是迭經分別審議過的。

蘇聯決議案草案提出了一個解決這個問題的新途徑。本人站在蘇聯代表立場，當然反對分段表決這個決議案草案。依據第三十二條，如果原提案人反對，那末一個決議案草案就不能劃分為若干部，分別付表決，而必須全部付表決。

因此，本人請將蘇聯代表所提決議案草案全部付表決。

Mahmoud FAWZI Bey (埃及)：兩天前，我們開會時〔第四四三次會議〕，關於如何適用美國代表提議的方法，本人曾向理事會請教，並問美國代表可否略加說明。在沒有聽到他意見以前，本人不願多言。如果他不肯發表意見，那末除了剛才說過的話以外，本人稍緩還要補充幾句。

General McNAUGHTON (加拿大)：本人想說幾句話，替美國代表程序動議辯白一下。本人和我國代表團都認為，毫無疑問，安全理事會隨時都是本身議事規則的主宰，如果理事會多數想把一個決議案草案各部分分別表決，那末，即使原提案人依據第三十二條表示反對，理事會仍應分別表決。前此美國代表所舉的先例，本人覺得已經足夠證明這個觀點。一九四七年十月，比利時代表提出一個和美國代表提議相同的程序動議，也曾引起過同樣的情勢。那一次〔第二〇六次會議〕，波蘭代表提出一個複合的決議案草案，請求理事會核准匈牙利、義大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芬蘭五國的申請。比利時代表堅持將他所提程序動議先付表決，那個動議當經理事會以九票對兩票通過。嗣後理事會分別表決五個申請案，表決結果沒有一個得到核准。

本人認為現在情形和那一次相同，因此，本人將要投票贊成美國的程序動議。茲為辯護這個動議起見，本人還要說明一點，我國代表團認為蘇聯決議案草案大大違反了聯合國憲章的旨趣和明文規定，同時也牴觸了國際院所表示的諮詢意見——大會建議理事會採納的諮詢意見¹。基於這個理由，如果蘇聯決議案草案全部交付表決，那末我國代表團就要投票反對那個草案。

¹ 見大會第三屆會第一期會議正式紀錄，決議案一九七(三)。

此外，本人還想聲明，加拿大現在仍然完全贊助約旦、葡萄牙、愛爾蘭、義大利、奧地利、芬蘭、錫蘭和尼泊爾的申請。我們覺得，依據憲章第四條，這八個國家是完全合格的，因此，今後遇有適當時機，我們都要贊助他們的申請。

Mr. AUSTIN (美利堅合衆國)：本人現特簡短說明美國對於這個問題的認識。美國代表團對理事會面前這個決議案草案原有兩個辦法。

一個辦法，便是根據程序理由，提出法理問題，請求主席裁定。但因那個辦法，似嫌迂迴，所費時間也許還比美國後來所用的直接程序為多，所以美國不曾採用。假若當時採用了那個辦法，那末毫無疑問，主席的裁定一定會遭反對，結果我們仍非採用現在辦法，經過一番動議不可。

還有一個辦法，可供美國代表團採用。這個辦法，就是仿照從前已開的先例，提出一個程序的動議。因為剛才加拿大代表說過，安全理事會乃是本身議事程序的主宰，所以安全理事會對於這種程序的動議，隨時都有權處理。為了趕快討論這個程序問題起見，美國代表團便採用這個辦法，提出那個動議來了。

第三十二條毫無引起混淆之處，因為該條絕不能適用於這個決議案草案。誰都不能把安全理事會的一條議事規則適用到一個不合法的決議案上面去。憲章絕未規定安全理事會一個理事國可以併合推薦一批國家的申請。這是我們的解釋。從前我們一度持有別種觀點，試用別種方法，但是我們祇得到我們現在所得到的結果。蘇聯這個決議案，應照一九四六年處理我們原來決議案的辦法，予以處理；這個決議案應由蘇聯撤回。但那大概是不會實現的。

第三十二條不能適用到一個不合法的決議案上面去；如其能夠適用，那末我們倒認為第三十二條還規定了另一種特權，即安全理事會任何理事國都有請求將一個可以分開的決議案分部表決的特權。照那一條規定，這樣一個決議案的提案人，得有反對分部表決的特權——獨佔的特權——而且這種反對是有效的，是可以拘束整個安全理事會的。但是難道我們因此就可以說那一條的主旨是在剝奪安全理事會所有總攬程序問題的大權嗎？我們認為不能；這是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也是本人對於埃及代表的答覆。

Mahmoud FAWZI Bey (埃及)：本人深知，我們時間有限，所以這回發言，將力求簡短。首先本人願意感謝美國同事剛才提出的解

釋。不過其中若干地方，本人仍表懷疑。他說蘇聯決議案草案是不合法的，本人雖然堅決反對——這是本人盼望安全理事會各位理事國不要忘記的一格事情——蘇聯決議案草案所提議的普遍全部表決辦法，但對於美國代表這種說法實在不敢苟同。我想上次會議時，本人已把這一點說得很明白了。但是本人現仍感到若干困難。這些困難並不涉及那個決議案本身的意義，而是有關實際方面的問題。到底實際上我們要怎樣劃分蘇聯那個決議案草案呢？

本人在上次會議時說過，美國代表團有權提出任何修正案。這些話都已載入紀錄在案，現在本人不擬重說；原則上，本人贊成把各個申請案件分別表決——本人堅決贊成這樣表決——但同時本人也想知道我們實際上到底有什麼方法可把劃分那個蘇聯決議案草案的困難克服。

主席：關於埃及代表所提出的問題，本人可以這樣答覆：如果美國動議能得通過，那末我們但將字句略加改動，便可把蘇聯決議案草案劃分做若干部。例如，案中提及的某一個國家原為阿爾巴尼亞，我們可把那個決議案草案改正如下：

“安全理事會

“已將阿爾巴尼亞申請加入聯合國一案審核竣事，

“茲特建議大會准許阿爾巴尼亞加入聯合國。”

案中所列其他國家，也可按照這個方式辦理。

Mahmoud FAWZI Bey (埃及)：本人頗能了解這個，但是本人卻願叫這個做修正案。本人不欲吹毛求疵，但是本人却願知道我們的程序確是合法的。如果我們遵照主席提示的方法，那末我們每一次都要重述蘇聯決議案草案的第一部分。是否那種重述也可以算做一種修正案呢？那不是劃分；不能適用議事規則第三十二條第二項。

當然，本人了解並且很同意美國代表論及我們大權的一段話。安全理事會乃是本身議事規則的主宰。不過這個大權必須儘量合理運用，本人相信美國代表也一定很同意我這個說法。

主席：也許本人誤解了美國代表的原意。根據埃及代表所說，美國提議祇是一種修正蘇聯決議案草案的動議，到底美國代表對此有何意見，本人並不知道。

Mr. AUSTIN (美利堅合衆國)：如果這是向我提出的一個問題，那末本人便可這樣簡

單答覆：修正案動議和美國所提動議，地位大有分別。分別是在效果方面。舉例來說，修正案動議大抵是可否決的，但美國所提乃是一種不能否決的程序動議。美國提出這個動議的時候，曾經特別注意到修正案和程序動議的分別。

Mr. Mahmoud FAWZI Bey (埃及)：那個動機是很能使人了解的，不過這種程序仍將引起若干困難，至少在我看來是如此。

Mr. TSARAPK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本人茲特聲明，當我聽到這個“解釋”以後，感到驚異不止。本人認為，這不能叫做一種解釋，祇能叫做任意曲解議事規則。

加拿大代表告訴我們，他贊助美國提議，並且說第三十二條固然可以拘束理事會任何一個理事國，可是他認為不能拘束理事會全體。這種解釋是謬誤的，是牽強的，是不合法的。本人深信我這話不錯，因為這一條議事規則是對安全理事會全體都有效的，不是單對 General McNaughton 或理事會其他某某理事才有效的；這是安全理事會的一條議事規則，身為聯合國機構的理事會當然有遵守的義務。如果你否認這一點，那末便沒有議事規則之可言，理事會便沒有議事規則；理事會各個理事便可湊成多數，隨意所欲，擅為表決，以支配理事會了。影響所及，今後我們安全理事會全部工作都非聽由各個理事任意擺佈不可。這樣一來，理事會便不復是理事會，也不復是聯合國機構，而變成了一個不可思議的東西。

本人對於這樣解釋安全理事會議事規則一事，茲特提出抗議。能有議事規則固好，否則寧缺毋濫。採用那種方法，對付這個問題，本人還是第一次遇見哩。

有人提起一九四六年的往事。既然如此，本人便想追述當時經過，喚起理事會注意。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安全理事會舉行會議時〔第五十四次會議〕，美國代表 Mr. Johnson 說：

“敝國政府提議，本理事會應採取寬大而有遠見之行動，儘量於憲章第四條規定所容許之範圍內，擴增聯合國會員國之數目。是故敝國政府提議，理事會應向大會建議准許目前所有各申請國入會。

“吾人亦不諱飾，吾人對於若干申請國頗有疑慮，尤以對於阿爾巴尼亞與蒙古人民共和國為然。吾人已將所有疑慮各點迭在申請入會國資格審查委員會各次會議中詳明陳述。設使申請者其中有一團體，實際並非國家，或缺

少履行憲章義務所需之政府權能或物質資源，吾人自不作此項提議。”

美國代表又說：

“吾人提案之要義為：理事會應本開誠佈公之精神，為本組織之利益設想，即向大會建議准許現有各申請國一體入會。”

美國代表發表這個開端聲明以後，便提出了下列決議案草案：

“安全理事會

“業已收到阿爾巴尼亞、蒙古人民共和國、阿富汗、外約旦、愛爾蘭、葡萄牙、冰島、瑞典八國向本組織提出之入會申請書，

“並經依據議事規則及修正後之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七日決議案，將上述各申請書發交申請入會國資格審查委員會審議具報；

“又已收到並審議申請入會國資格審查委員會之報告書，而據該報告書稱，各申請書均經分別審查；

“茲向大會推薦下列各申請國入會：阿富汗、阿爾巴尼亞、冰島、愛爾蘭、蒙古人民共和國、葡萄牙、瑞典、外約旦。”

換句話說，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八日美國提案的用意，正和理事會面前這個蘇聯決議案草案相同，也是建議大會同時准許八個申請國家入會的。

就在那同一次會議裏，聯合國秘書長 Mr. Trygve Lie 也為這個問題發表下列聲明：

“……本人謹以聯合國秘書長資格，贊同准許現有各申請國一體入會。”

換句話說，他贊同美國提案，並不和某些人今天詆毀蘇聯決議案草案的態度一樣，說美國提案“不合法”。他贊同那個決議案，並且表示贊成所有各該申請國一體入會。本人現所引述，是以那次會議正式紀錄為根據的。

同日，巴西代表 Mr. Velloso 論及那一個問題，也說：

“美國代表適才提議由安全理事會建議大會核准所有業經提出理事會之申請者。秘書長亦已表示相同意見。此亦敝國之觀點；本人前曾公開表示此意，而出席申請入會國資格審查委員會（該委員會報告書現正由理事會討論）之巴西代表亦有此陳述。”

由此可見，巴西代表也曾表示贊成通過美國決議案草案。

接着，安全理事會當時理事墨西哥代表 Mr. Padilla Nervo 也論及美國決議案草案如下：

“本人贊同美國代表之提議，由本理事會採取寬大而有遠見之行動，儘量於第四條規定

容許之範圍內，擴增聯合國會員國之數目。本人亦認為現有各申請國確有履行憲章義務所需之政府權能與物質資源，因此，本人對於建議大會准許現在所有八申請國一體加入聯合國之決議案，擬投票贊成。”

最後，埃及代表 Mahmoud Fawzi Bey 曾在理事會上次〔第四四三次〕和今天的會議說過，他認為蘇聯決議案草案是不合邏輯的，他覺得表決這個草案是不合邏輯的，是無理由的。這些都是他自己的話。今天他又申說他反對那個提請准許所有申請國家一體加入聯合國的決議案。然而這位代表前在一九四六年擔任安全理事會理事的時候，談到了上述那個提請准許八個國家一體入會的美國決議案草案，却說過這樣的話（本人現在引述紀錄）：

“故本人歡迎美國代表之聲明，並願代表敝國政府贊助美國提案，由理事會建議大會准許所有八申請國一體入會。”

這是一九四六年安全理事會多數理事的態度。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呢？到底從那個時候起發生了什麼變化呢？為什麼現在大家認為蘇聯決議案草案不合法呢？為什麼一九四六年美國代表提出了那個美國決議案草案，安全理事會許多理事就興高彩烈唯恐贊成之不遑，如今却說蘇聯決議案草案不能提付表決呢？現在因為要投票贊成一個相同的蘇聯決議案草案，他們就裝作不痛快的樣子。

這種態度，既不合理，又不一貫，也不符合聯合國憲章的精神。

中國代表接着也在安全理事會下一次〔第五十五次〕會議裏發言，論及美國提案：

“若干同人以及秘書長發表聲明，籲請理事會准許所有八申請國家一體入會，意誠摯而語透闢，本人已諦聽之矣。茲謹隨諸君後，亦對美國代表所提決議案，表示贊助之意……”

這是中國代表團的態度。

當時安全理事會荷蘭代表 Mr. van Kleffens 也論及美國的提案：

“本人僅欲聲明一點，美國決議案如付表決，本人決將投票贊成；此並非本人未見其中種種欠妥之處，良以本人管見所及，投票贊成美國決議案，利多而弊少也。”

但因若干代表團有反對那個決議案草案的表示，尤以英聯王國和澳大利亞兩國代表攻擊最力，所以美國代表把它撤回了〔第五十五次會議〕。英聯王國反對阿爾巴尼亞加入聯合國。其時適在那個惡聲昭彰的科府海峽事件造成以後。

那是一九四六年的情形。其後一九四七年發生的事情當然是不合法的——但是現在偏又有人企圖利用這個事情，作為違反議事規則第三十二條的口實，以便進行分部表決。

上次會議，美國代表提到蘇聯代表 Mr. Gromyko 對於那個問題的態度，並且引述了他的話。事實上，關於波蘭決議案草案[S/565]蘇聯代表祇說過這樣的話；本人現在引述安全理事會一九四七年十月一日會議〔第二〇六次會議〕的紀錄：

“不論這些國家入會的問題，何時提出討論，或擬提出討論，蘇聯代表團都要在安全理事會或大會裏——如果這個問題經過安全理事會決定以後，提交大會討論——贊助一個准許這些國家同時加入聯合國的提議。單獨准許其中一個國家入會的問題，不能得到一個積極性質的決定。這是一個不可割裂的問題，我們必須採取一個總決定，以便同時適用於一切申請案件。”

這是蘇聯對於這個問題的真正態度。

現在本人要提醒安全理事會各位，美國代表提案事實上並不是程序性質的。那個提案裏面含有許多政治意義，到底能否視為一個程序提案，實在很可懷疑。如果我們通過那個提案，那末事實上我們便會面臨十三個決議案草案，而不止是一個決議案草案了。那是一個完全不同的辦法，而且曾在一九四六年、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採用過的。

蘇聯代表團現在所建議的辦法，乃是處理這個問題的一個新辦法，其性質和一九四六年美國所採用的辦法相似。的確，經驗證明，個別對付這個問題，不能產生積極性質的結果，反而祇會引起一種歧視某些國家和偏袒其他國家的現象。

准許美國和英國所垂青的一些國家加入，拒絕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蒙古人民共和國加入，這是不公平的。一九四六年〔第五十四次會議〕，美國提議准許最後兩個國家——阿爾巴尼亞和蒙古人民共和國——加入，認為那兩個國家是具備聯合國會員國資格的，現在它却以為那兩個國家不合資格了。從那個時候起，美國一般政策已經大有改變，現正樹立許多障礙，阻止它們加入。但是我們不能認可這種事態。

美國代表可以提出十三個決議案草案，每一個草案涉及蘇聯決議案草案所列各國當中的一個申請案。但那決不是蘇聯的提案。蘇聯提出了一個決議案草案，不論理事會各位贊成與否，總應交付表決才好。安全理事會有表決那

個決議案草案的義務。依據第三十二條，安全理事會必須表決那個草案，因為那是安全理事會的一條議事規則，不是各個理事的一條議事規則。那條規則一經破壞，安全理事會便無任何議事規則可循，祇有任人一意孤行了。此例不可開，本人極端反對。

因此，本人提議理事會現在就表決蘇聯決議案草案。問題十分明朗，這個事件斷非任何程序方面的妙計所可得而解決。蘇聯代表不能贊同那個辦法。

本人現在所說，旨在維護議事規則。沒有議事規則，安全理事會便會完全失去自衛能力，而從組織觀點來說，便會變成一個沒有程序體統的無定型機關。議事規則第三十二條如遭違反，那個程序體統便會完全毀壞了。

加拿大代表聲稱，安全理事會有權決定適用那條規則，不適用那條規則。果爾，關於規定主席權力的幾條或其他各條，我們也可同樣處置。安全理事會各位也許會說，這幾條雖然是議事規則的一部分，但祇對主席本身適用，不對這個理事會機構適用。這樣一來，我們便會面臨一種反常的局面，議事規則便會失去效用了。安全理事會不能讓本身陷入那樣的途徑，因為那個途徑是會摧毀整個聯合國的真正基礎的。如果違反第三十二條，則其影響所及，勢將大大超出當前這件事的範圍。

以上所說，乃本人對於這個問題所想發表的一些意見。

主席：本人祇想論及蘇聯代表所提出的兩點。第一，他詳細追述了一九四六年會議的經過，當他引述將終之時，他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呢？到底從那個時候起發生了什麼變化呢？”哼，許多事情已經發生了。本人願舉一事，請他注意。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國際法院發表意見⁹：

“……聯合國會員國因憲章第四條之規定，須於安全理事會或大會中，以表決方式宣佈其是否贊同某國加入聯合國時，依法不當基於該條第一項所未明文規定之條件，為其贊同該國入會與否之根據；”又“……本組織會員國尤不能一面承認該項規定所載應由某當事國履行之條件，同時又以其他國家能否與該國一同加入聯合國為條件，為其可決該國入會與否之根據。”

那個意見是很清楚的，那個意見的確已把情形改變了。

⁹ “聯合國准許申請國入會問題”(憲章第四條)，諮詢意見：國際法院一九四八年報告書，英文本第六五頁。

蘇聯代表很坦白。他毫不諱言，他那個決議案草案旨在實現他所謂的妥協——換句話說，准許某些國家入會，同時也應當准許其他國家入會。但這是國際法院意見所明白禁止的。因此，本人認為，蘇聯決議案草案事實上是不合法的；至於那個決議案草案是否當初就不應該准許提出，本人却不敢說。不過現在那個草案已經提出來了。

另外本人還想說明一點則和議事規則第三十二條有關。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說：

“經任何代表之請求，動議或決議案草案之各部分得分別付表決，但以原提案人不反對者為限。”

那個規定也是很明白的。議事規則原為理事會便利而訂。理事會用不着在每一件事發生的時候都作決定。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如果原提案人不反對，那末，一經任何代表請求，決議案自然就可分部表決。這個規定是十分自然的，每遇這種情形，就可免去爭論。但若因此就說，有了這個規定，安全理事會即使想要表決本身議事程序，也是法所不許，那末本人便不敢苟同了。加拿大代表說過——本人也曾迭次聽到理事會席上這樣說過，並未引起詰難——安全理事會乃是本身議事規則的主宰，當然可用程序表決方式，選取它自己所願意進行的任何程序。至於第三十二條第二項，原係一種方便的規定，有了這一項規定，遇着有人請求分段表決而原提案人又不反對的情形，就容易對付，這層本人已經說過了。

本人覺得，我自己職責所在，是很明白的。這個職責就是把美國代表動議付表決。

在沒有把那動議付表決以前，本人請烏克蘭代表根據程序問題發言。

Mr. MANULSKY（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本人發言不擬涉及程序問題，而擬論及主席發出一個聲明。據主席說，自從一九四六年會議以來，已有若干新事情發生了，換句話說，已經有了國際法院的諮詢意見。

但是蘇聯現任外交部長 Mr. Vyshinsky 曾經在大會裏確實證明了³，主席提到的那個國際法院諮詢意見，實際上是不存在的。

第一，國際法院裏面有一個非同小可的少數，反對安全理事會現任主席 Sir Alexander Cadogan 剛才提及的那種解釋；第二，就連那些隨同多數一致表決的法官，也還提出了不少的保留意見。

³ 見大會第三屆會第一期會議正式紀錄，第一七六次全體會議。

這兩點，Mr. Vyshinsky 已在他的演詞中清楚說明了，本人覺得再來討論那個問題，未免浪費時間。

主席提及那個意見，實在毫無根據，徒足表明他內心的狼狽。照理他非遵守安全理事會所訂議事規則不可。現在他提不出證據，却又想要破壞那些規則。

本人還想追問一句？照烏克蘭代表團所指出，主席曾在上次會議裏三度違反議事規則和聯合國的既定表決程序，難道那種情形也可視為正常嗎？按當主席行動是否合法問題發生之時，他在十一票裏面祇得到五票（本人沒有計及主席自己一票，因為他棄權）。本人並不認為那種程序可以拘束安全理事會的十一個理事。

這便是本人覺得不能不發表的一個聲明。議事規則，拘束安全理事會全體理事，也拘束安全理事會整個機構，本人和蘇聯代表一樣，也要對於美國代表和主席恣意違反議事規則一事，提出抗議。

主席：烏克蘭代表是否願意提出一個彈劾主席的動議呢？……沒有回答……似乎並不願意。

本人茲特聲明一句，雖然本人尊重 Mr. Vyshinsky，但是本人覺得國際法院的意見要比 Mr. Vyshinsky 的意見更值得重視。

夏先生（中國）：本人不願論及問題的實體；本人祇想辯正我們的紀錄。

幾分鐘以前，蘇聯代表提到了關於美國代表 Mr. Johnson 一九四六年動議一事的紀錄，並且提到了我國代表團對於那事的立場。蘇聯代表引述了當時中國代表所說的話。他比本人要佔一點便宜，因為他有紀錄在面前，而本人沒有。但是本人曾經參加那個辯論，就我記憶所及，當時情形如下：事實上，剛才蘇聯代表發言的時候，本人看到主席面有笑容，因為本人相信，主席也是曾經出席那次會議的。蘇聯代表沒有引述全文。本人記得，當我發言有條件贊助 Mr. Johnson 動議的時候，劈頭就曾提及一個中國習俗：凡新商店開幕日，首先入店購物之人，恆受免費優待。當時聯合國正在協議第一批申請入會案。我們打算破例優待。

同時本人又提出了一點：本人贊助那個動議，但以那個動議能得全體一致通過為條件。本人現不記得當時的確實措辭，但其大要當係如此。後來，那個動議沒有通過，Mr. Johnson 撤銷了他所提的決議案草案。中國代表團並不贊同把普遍或集團入會當做一種政策或原則，而祇把它當做一種例外。

本人還想補充一句，爲了紀錄臻於完全起見，蘇聯代表應該接着說明當時該國代表團的態度。但是蘇聯代表並未說明。本人所以發表這個聲明，意在辯正我們的紀錄。

Mahmoud FAWIZ Bey (埃及)：也許本人今天太注重程序，但是即使祇求紀錄得直起見，本人也願指出，剛才烏克蘭代表所言各節，並不能視爲程序問題。他所說的是另外一回事，本人不能把他所說當作程序問題。

談到蘇聯代表團的立場，本人仍和兩天以前〔第四四三次會議〕一樣，承認他們有要求理事會將決議案草案或照原案或分幾部妥爲修正後交付表決的權利；本人要強調“妥爲”兩字。關於蘇聯代表團的立場，本人所能附和之處止於此。

今天蘇聯代表提出了很多論據，其中若干項表面似乎也很合理，實則本人認爲並不足以令人折服。舉例來說，他提到一九四六年各國代表團的立場，包括埃及代表團立場在內。各位都很知道，比較之爲法，即使不是危險的，往往也是容易發生誤會的。當時情形很和今天不同。蘇聯代表記憶力似乎非常好，本人認爲他不會忽視當時情形和今天不同的那個事實，這一點中國代表已經說過了。當時我們希望已經提到安全理事會的申請案會得到全體一致的可決。當時許多事情都沒有發生；我們既沒有接得主席剛才提及的國際法院諮詢意見，尤其關於各國申請加入聯合國問題，也還沒有那個著名的二十一次否決票。依據各位意見。這些否決票，到底爲功爲罪，都是應該歸之蘇聯代表團的。

蘇聯代表和烏克蘭代表似乎都認爲，我國代表團和其他代表團一九四六年對於美國決議案草案的態度，和我們今天對於蘇聯決議案草案的態度，大不相同。如果不同，理由也是明顯的。那些理由都是根據彰明較著的事實的。

兩天前，蘇聯代表剛在否決七國申請案以後，又要求我們通過十三國申請案，連同剛在幾分鐘前遭否決的七國申請案在內，這種態度（即使從輕說來，也怪難爲情）顯然是不合邏輯的。如果這還不算不合邏輯，那末本人便不知道何謂“不合邏輯”了。於此，本人不能不說，關於這個問題，蘇聯代表團所以採取這種行動和態度的真正理由，是和憲章明文規定和旨趣不符的。恕我直言一句，蘇聯認定，接受某些國家的申請，並不符合蘇聯本身利益，基於這個認定，所以蘇聯採取那種行動和態度，事實非常明白，也非常可恥。因此，我們現在這裏工作，似乎不是適用憲章原則，而是設法各

爲本國謀取利益。本人並不反對我們在這裏工作時爲各人本國利益設想，但當我們站在聯合國會員國地位工作時，如能根據憲章明文規定和旨趣以及聯合國宗旨，而爲本身利益設想，未始不是一件遠慮，妥善和正直的事情。

沒多久以前，本人還祇覺得蘇聯代表錯了；現在本人知道，蘇聯代表心中並且憤怒得很。本人認爲，我們大家都會同意，憤怒並不是一個强有力的論據，躁急的姿態並不是一個意見。相信蘇聯代表亦必贊同這個看法。

Mr. ARCE (阿根廷)：這個辯論已經延長得很久了，現在再兜圈子，本人覺得有點惶惑。這裏所牽涉的問題有二。照憲章的旨趣和明文規定來說，無論申請入會的案件是新提出的，抑或如這個案子一樣是大會請由安全理事會表示意見的，我們都得以考慮。

關於這一點，憲章是絕對明白的。我們必須考慮每一個國家的條件，以便決定我們的態度。這是第一點。至於第二點，剛才埃及代表提醒我們，這十二、三個國家裏面包括上次會議已經否決了的七、八個國家，我們安全理事會各位同人又怎能投票贊成或反對關於這十二、三個國家的建議呢？

如果有人想要投票贊成那些已被否決的建議，那末他們就非把這個問題提交覆議不可，但是截至現在爲止，却還無人請求覆議。我們姑且假定，將來主席把美國動議付表決的時候，美國動議會被否決，各位同人會贊同蘇聯觀點而把我們面前這個決議案草案所載提議全部付表決吧。

本人茲特聲明——那些和本人抱有同感的人也可這樣聲明——本人將不參加表決。本人所以不參加表決，因爲本人不能投票贊成黑是白或白是黑。既然十三、四個國家裏面，本人祇願贊成四、五個，那末本人便不能投票贊成它們全體。既然七、八個國家申請案件，本人都願個別贊成，那末本人便不能投票反對它們全體。安全理事會議事規則裏面，當然沒有一條規則強迫我們理事會同人、違背我們的信念、我們的良心和我們政府給予我們的訓令，去表決一個案子。既然如此，那末舉例來說，本人除拒絕參加表決外，還能有其他辦法嗎？如果五個國家不肯參加表決，那末理事會就會不足法定人數，也就不能通過什麼決議案了。

如果我們願意投票贊成蘇聯決議案草案所列七、八個國家入會，反對其中所列四、五個國家入會，那末我們便不能投票贊成它們全體入會，也不能投票反對它們全體入會，因爲那樣一來，就會違反我們的信念了。

本人茲請重說一遍，正因這個理由，如果本人願意贊助的美國代表動議能得通過，那末本人便會心安理得。反之，如果蘇聯代表團想把所有國申請案集體付表決的主張覺得通過，那末，抱歉得很，因為本人贊成其中若干國家而反對其中若干國家，於是本人就不得不全部拒絕參加表決了。現在特在此地向主席聲明一句，不參加表決，既非表示贊成，也非表示反對，也非表示棄權。本人精神上將不參加表決，如果爲了達到這個目的起見，本人形體上也非缺席不可，那末本人就跑到代表休息室去，吃杯可口可樂，免得違反良心命令被迫參加表決。

基於這些理由，本人覺得我們必須停止這個辯論，而且必須確認這是一個實體問題：若干代表願意贊成某些國家加入，其他代表——也許正是那些代表——想要反對其他國家加入。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不能投票贊成某些申請國家，也不能投票反對其他申請國家。他們不能置“可”“否”。本人重說一句，既然憲章規定每個申請案都應該個別表決，既然安全理事會議事規則不能牴觸我們良心，那末我們解脫的辦法就是離開理事會會議室，等到表決終了然後歸來。但若五個理事不肯違反自己信念而爲表決，並且打算離開會議室，那末理事會便不足法定人數，便不能採取任何決定了。

基於這些理由，而非基於國際法院意見和各方已在這裏提及的種種先例，本人非請我們理事會同人考慮當前事實不可。一國代表團一度提出了某個建議以後，如果它本身改變了立場，如果新事實使它改變了態度，那末它並不必永遠繼續支持那個建議。簡單說來，按照憲章規定，每一特殊案件都應分別表決——這是我們前此迭次指出了的——無論憲章也好，安全理事會議事規則也好，世界上任何人士、權力或法律也好，都不能強迫我們違背自己深固信念，去表決一個提案。

本人如果投票贊成或反對這整個決議案草案，便都是違背自己信念的行爲。本人如果棄權，而仍安坐在理事會會議室裏，換句話說，如果替理事會湊足法定人數，那也是違背自己信念的行爲，因為這樣一來，本人就把本人良心迫令本人離席的事實掩蓋了。

關於這個程序問題，本人不過這樣表明我國代表團的觀點而已。本人不願參與出席理事會各大國之間的政治討論，也不願干預主席的決定。但是本人倒願提出一個良心問題，喚起各位注意。我們對於當前這個提案，義應分別

予以表決；如果我們被迫表決整個提案，那末本人就不參加表決了。

Mr. TSARAPKIN（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前有一次會議，阿根廷代表運用同樣的伎倆而得到了成功。我們大家都記得，當時阿根廷代表發表聲明以後，中國代表便趕忙把那請求延期表決的動議撤回了。但這一次，那種伎倆是不會得逞的。於此，本人請重述我同事烏克蘭代表的用語：太陽決不因此而暗淡無光。

現有十分明顯的一點：理事會如果不肯違反議事規則第三十二條，那末理事會就必須遵守議事規則。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說：

“經任何代表之請求，動議或決議案草案之各部份得分別付表決，但以原提案人不反對者爲限。”

蘇聯代表當初提出那個決議案草案的時候，就曾反對把那個決議案草案分部表決。如果本人不曾反對，那末美國動議就合乎規定了。但因本人曾經反對，所以美國動議是不合規定的。那個動議是不可接受的。

任何其他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都是一意孤行的行爲，都是違反安全理事會議事規則的行爲——本人希望我們紀錄裏面載入這一點——影響所及，任何規則都要受到危害，所以那個辦法是不合法的。還有一點，我們如果詳細研究美國代表的動議，我們便不能不認定那個動議也是不可行的。埃及代表說他不曉得那決議案草案如何可以分割開來，他那個說法是對的。假若我們贊同美國代表的動議，那末，事實上，我們便會面臨十三個決議案草案，我們便要分別表決十三個決議案。但是蘇聯代表祇提出了一個決議案草案，沒有提出十三個。過去我們曾經表決了七個決議案。當時阿根廷代表高興極了。他得到了七個否決票以後，喜形於色，人所共觀。他不掩飾他的歡悅，他公開慶幸。本人敢說，這種處事不負責的態度，本人還是第一次遇到哩。

總之，第三十二條並不是不適切的。我們不應該表決十三個決議案草案，祇應該表決一個決議案草案。本人反對把那個決議案草案分開。在這種情形之下，美國動議是不合規定的；它違反了第三十二條，而且議事規則裏面也沒有足以證明美國代表所提辦法爲合法的任何規定。

如果在這種情形之下，主席想把美國代表動議交付表決，那末本人便要請他指明他這個做法到底根據那條議事規則。唯有等到他指明那條議事規則以後，本人才會相信他這個做法

是正確的。如果他不指出某條議事規則，證明他把美國代表動議交付表決確有根據，那末他這種做法便是不合法的。當然，他可以把那個動議交付表決，而且得到多數贊同。但是即使多數贊同，他這個做法也還是不合法的，也還是違反事理會議事規則的。

現在本人重說一句，他或可得到多數贊同，但那並不足以證明他這種做法合乎規定；他這種做法仍然是不合法的。

主席：如果多數贊同本人主張，那末本人認為我就有理了。

Mr. TSARAPKIN（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絕對無理。

主席：今天上午蘇聯代表提到若干先例。可是還有一個先例，對他不大合用，當然他就沒有提到。那是一九四七年的先例。當時曾有一個類似案子發生，有人便向理事會提議〔第二〇四次會議〕——我想那是一個波蘭提議——請將若干申請國家一次集體表決。某些代表反對那個辦法。比利時代表提出下列動議〔第二〇六次會議〕：

“安全理事會決定每一申請入會案件概應分別予以最後表決。”

那個動議當為波蘭代表所反對。他說：

“本人認為比利時提議違反第三十二條，因此本人覺得我們沒有表決比利時提議的理由。”

比利時代表 Mr. van Langenhove 答稱：

“本人不敢同意波蘭代表對於暫行議事規則第三十二條所作的解釋。那一條說：‘……經任何代表之請求，動議或決議案草案之各部份得分別付表決，但以原提案人不反對者為限。’”

這是那一條的原文。Mr. van Langenhove 接著又說：

“這就是說”——這與本人今天上午所說的話很相同——“如果原提案人不反對，那末任何提案都可不經理事會決定，而即予以分割。但是理事會儘有充分自由，決定分割那個提案。”

那個說法顯然得到了理事會同意，因為比利時動議曾經交付表決，而且是以九票對二票通過了的。

基於那個先例，基於本人先前的說明，本人自己覺得十分心安理得，應把本人向理事會宣讀過的那個美國動議付表決。動議原文如下：

“本人茲提出一程序上之動議，請安全理事會將該決議案草案 S/1340 分部審議，並將該決議案草案所列各國申請案件分別表決，以便安全理事會每一理事國表示其對每一申請國之態度。”

Mr. TSARAPKIN（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本人請求主席指明，到底根據那條議事規則，應把美國動議交付表決，關於這一問題，他還沒有答覆。

主席：本人擬將美國代表所提動議交付表決。理事會許多代表都認為理事會能夠決定本身議事程序，所以美國代表絕對有權提出那個動議，這是理事會許多代表所承認的。任何一國代表在安全理事會提出任何一個動議的時候，原都不必根據任何一條議事規則。既然如此，那裏又能找到那條議事規則呢？

Mr. MANULSKY（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本人認為，主席現在擬開的先例是非常危險的。本人並不是論及這次表決可能產生的結果；那與本人毫不相干。本人認為這個先例本身是不合法的。

假若將來安全理事會會議時，我們採用現在主席所創立的這個程序，那末，理事會便會沒有議事規則，所有各種問題都祇能聽憑這個或那個主席隨意決定了。那顯係違反安全理事會所定程序的行為。

主席又想第四次違法了。前此他已違法三次。關於那三次違法的事件，理事會曾經舉行一個表決。根據那個表決的結果，主席處理事務的方法，祇有五票贊成，其餘三票反對，三票棄權。換句話說，其中六國代表並不贊成他那種處理事務的方法，祇有五國代表表示贊成。

現在他又想第四次違法了。讓他那樣幹吧；但請容我聲明一句，他那樣幹並不能證明他處理事務的方法為合理，也不能納理事會工作於正軌。

安全理事會已經舉行了多次會議，安全理事會歷任主席都曾注意到多數意向，多數意見和議事規則。現在情形，主席為所欲為，這是創舉，沒有先例。

本人茲特重行申明，烏克蘭代表團和蘇聯代表團一致，也不能贊同這種處理事務的方法。

主席：剛才理事會那位代表發言，控訴理事會主席有獨斷獨行情事。本人但願主席如此。本人恐怕主席隨時都要服從理事會及其所作決定。但照現在情形來說，主席覺得他沒有第二條路可走，既經請求，便非把美國代表團動議交付表決不可。如果大家對於這個事情沒有其他意見，那末本人現在就請理事會就該動議而為表決。

Mr. TSARAPKIN（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不願本人反對，亦即不願原提案代表

的反對，而把美國代表動議分部表決蘇聯決議案草案一事交付表決，是違反議事規則第三十二條的。本人堅決認定，美國代表動議不合規定，因此，不能交付表決。

主席：那是不是蘇聯代表所提出的動議呢？

Mr. TSARAPKIN（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是。

主席：有人動議，說先前美國代表所提動議是不合規定的。本人現把這個動議付表決。

當經舉手表決，結果如下：

贊成者：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反對者：加拿大、中國、古巴、埃及、法國、西、那威、英聯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棄權者：阿根廷。

動議經八票對二票否決，棄權者一。

主席：蘇聯代表動議既經否決，美國動議必係符合規定無疑。

Mr. TSARAPKIN（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本人但願指出一點，承認美國動議符合規定，安全理事會多數便不啻正式核准了違法專斷的行爲。本人茲特請將下列聲明載入紀錄：安全理事會多數採取了一個專斷的步驟，有違理事會議事規則第三十二條。本人請將這個聲明載入紀錄。本人對這個聲明負完全責任。

Mr. MANUILSKY（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烏克蘭代表團完全贊同蘇聯代表剛才發表的聲明。

主席：蘇聯和烏克蘭代表的聲明，當然都是照原辭載入速記紀錄的。雖然本人不能記得那些聲明的確切字句，但其大意無非說明這個決定違法。本人唯一遺憾之點，就是蘇聯代表並沒有解釋這個決定違法的所在。

Mahmoud FAWZI Bey（埃及）：當我投票表示本人認為美國所提動議並非違反規定的時候，本人所欲表示的意思就是那一點，別無其他。至於美國動議的內容，本人現在覺得仍有困難。我承認美國代表有要求將他動議交付表決的充分權利，但是那個動議的內容却不能使本人滿意。實際上，特別因爲主席先生又對那個動議加了一番解釋——那番解釋似乎是美國代表所同意的——所以我們要把一個決議案草案表決十三次。本人認為，那不是一個正當的程序。本人認為，那不合理理事會議事規則，尤其不合第三十二條。

本人這樣說，心中深覺遺憾。各位想必曉得，我國代表團如何反對採用集體表決方式來決定申請入會案件的態度，因此本人很想找出一

一條途徑，避用集體表決。現在我國代表團不欲多贅，祇願聲明一點：一般說來，本人贊同我們阿根廷同事今天關於表決方式所爲的解釋。他也遇到了本人日前論及表決問題時所請各位注意的同樣困難。不論我們贊成也好，反對也好，甚至棄權也好，我們都不免違反信念，做我們所不當做的事情，至其理由所在，本人不擬重說。但就表明我們這個立場的方式而論，本人却不同意阿根廷代表的想法。他想離開會議室，或採取類似行動。本人說過，本人不擬離開會議室，而且本人還擬參加表決。本人認為，本人負有有參加表決的義務；本人想要履行安全理事會理事國一份子的責任。但是本人茲特重述日前所言，如果本人棄權，那末那個棄權實在應該作爲不參加表決論，因爲除此而外，安全理事會並沒有第四個表決的方法呵。理事會祇有贊成、反對或棄權，所以當本人棄權的時候，本人希望那個棄權當作不參加表決論。

Mr. TSARAPKIN（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本人請求發言討論主席聲明。理事會多數剛才所作決定是不合法的。本人覺得我已提出極強有力的理由，說明那個決定何以不合法了。因爲美國動議，請求分部表決蘇聯決議案草案，不顧原提案人蘇聯代表的反對，是不合法的，所以那個決定也是不合法的。那個動議絕對不合議事規則第三十二條，大大違反那一條，本來就不應該交付表決。事實上，那個決定已把第三十二條取消作廢了。

本人早已說明這一點。主席何以偏說本人沒有提出解釋，本人實在大惑不解。

Mr. MANUILSKY（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本人祇想提出一個問題：安全理事會議事規則第三十二條是否仍然有效，抑或已經因爲剛才這個表決而遭廢除呢？

主席：第三十二條當然繼續有效。那一條並未遭廢除。

本人認為埃及代表所提問題之一就是：如果美國動議能得通過，到底蘇聯決議案草案應當怎樣分割怎樣表決呢？本人不是那個動議的提案人，所以不知道。也許美國代表對於這個動議通過以後的程序事項可以提出一個確切的說明。

Mr. AUSTIN（美利堅合衆國）：本人並未要求把那個決議案草案分開。安全理事會決定分別表決這些申請案件的結果，自然就是分別表決這些案件。如是而已。那威代表把這個事情說得清清楚楚，本人認為不會再有什麼討論。我們將照我們已作決定去表決。我們不會分割我們面前的任何動議。

主席：抱歉得很，也許本人誤用了一個名辭。剛才本人把美國動議的原文看了一下，文內說那是一個程序動議，擬請將各國申請案件分別表決。

本人現在還不大知道到底應當怎樣辦法，抑或必須向安全理事會個別提出若干決議案草案。本人不大知道處理這個事情所當採用的手續。

Mr. AUSTIN (美利堅合衆國)：表決美國所提決議案草案，我們就會作那個決定。屆時我們自將按照蘇聯決議案草案所列次序，逐一審議各個申請國家，分別予以表決。但據本人想到，也許有人會以若干申請案件業經處理竣事為理由，提出一個程序問題，認為這些申請案件不能藉此重予檢討。那樣一來，我們就非採用上次會議當中烏克蘭代表所建議的程序不可，但那顯然又是蘇聯代表所反對的。

主席：那就是說，不用凡文建議准許這個或那個國家加入。本人祇須說明安全理事會現在討論芬蘭問題或葡萄牙問題等等。本人懂得了。不知那個答覆能否消釋埃及代表的疑慮。

Mahmoud Fawzi Bey (埃及)：本人茲特敬詳指出，我們不能單祇表決一項原則，我們還須表決一個案文。到底案文怎樣呢？我們面前現有蘇聯提出的一個決議案草案。就案文說，我們是不是打算表決那個決議案草案呢？到底我們打算用那個案文呢？

主席：本人今天上午提出了一個建議，似乎沒有得到什麼好評。現在本人或者還可提出一個。我們似可做照大會辦法，節取蘇聯決議案草案案文：

“安全理事會

“已將阿爾巴尼亞申請加入聯合國案件審核竣事”，並加以表決。然後依次表決蒙古人民共和國申請案件，保加利亞申請案件，等等。那樣辦法是否圓滿呢？

Mr. AUSTIN (美利堅合衆國)：那樣辦法也很好。沒有什麼關係，反正最後結果總是相同的。

主席：那樣辦法已得原提案人的同意。

Mahmoud Fawzi Bey (埃及)：就本人來說，恐怕仍然不能同意，因為那樣辦法就會重述同樣前文上三次了。這是本人對於這個情勢的看法。本人重說一遍，我說這句話，是深覺遺憾的。大家都知道本人如何鄭重反對集體表決的程序。大家都知道本人如何深切反對蘇聯代表團提出決議案草案的方式。舉例來說，當我們表決頭一個申請國家阿爾巴尼亞的時候，我們也許說“可”，但當我們進而表決另一

國家的時候，自非重述前文不行。我們不能單純表決一個名辭而不說明所以這樣做法的理由。本人並不願意提出許多困難，但是本人覺得程序妥當是於安全理事會有利的。我們不能認為，事情所以不同，祇因我們想要它們不同，祇因我們堅決認定它們不同。我們必須面臨困難，不當閃避困難。

如果安全理事會那位代表願意建議某種方式，解決這一個有關案文方面的程序困難，本人不勝感謝；如果我們能夠找出某種解決途徑，本人不勝愉快。毫無疑義，本人對於集體表決本案一點，堅決反對。

主席：本人承認，剛才埃及代表所說的話，確係極有力量的，因此，本人要考慮一番。同時，烏克蘭代表曾要求發言，也許他會提出一個解決困難的辦法，而為各方所接受。

Mr. MANULSKY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本人願意提出兩點意見。

本人第一點意見，旨在回答主席的聲明。據主席說，儘管我們剛才已作那個表決，第三十二條仍然繼續有效。本人覺得，通過美國動議一舉，如何違反了第三十二條，個中情形，已經主席聲明表露得再好不過了。

本人第二點意見，則和解決途徑一事有關。安全理事會已因通過這種程序而處於可笑的境地，如何才能擺脫這個困難，本人絕對不願有所表示。安全理事會的權威、理事會的功績、理事會決議的大公、理事會程序的合法，本人非常尊重，現在多數既已通過一個完全違法的決議而自陷於這種可笑的境地，本人自然不能代為找出一個解決的途徑。且讓你們自己找出一條擺脫這個困難的途徑吧。

依照主席所見，解決辦法是把所有十三個申請案件分別交付表決。理事會其他各位想到的解決辦法，或許就是在表決時棄權，還有第三批人士，想跑到休息室去；更有第四批人士，則想呆坐在這裏，不參加表決。

難道這真正是決定十三個申請加入聯合國國家命運的負責態度嗎？本人認為這並不是理事會多數應有的負責態度。現在多數已自陷於這樣一個困難的境地，本人甚且敢說，已自陷於這樣一個不倫不類的境地。還請你們自己找出一條擺脫這個困難的途徑吧。

烏克蘭代表團不願提出任何解決辦法。

主席：既然沒有其他代表要發言，那末就把美國動議付表決。本人覺得我再也不必重讀那個動議的原文了。

當經舉手表決，結果如下：

贊成者：阿根廷、加拿大、中國、古巴、法蘭西、挪威、英聯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反對者：埃及、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動議經以八票對三票通過。

主席：現在我們就要依照剛才通過動議的規定，把蘇聯決議案草案所列各國申請案件，逐一分別表決，以便安全理事會每一理事國表明其對每一申請國的態度。

按照各國列名的次序，阿爾巴尼亞居先。因此本人特把安全理事會是否常向大會建議准許阿爾巴尼亞加入聯合國一問題付表決。

Mr. TSARAPKIN（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請你宣讀我們現擬表決的動議案文。請你把那個案文向我們宣讀一下。

主席：蘇聯代表是否要求一個書面的案文呢？

Mr. TSARAPKIN（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本人不知道你將怎樣表決，也不知道你將表決什麼。到底你將表決什麼案文呢？請你把那案文從頭到尾宣讀一遍。一般說來，所表決的東西總是一個決議案草案或其部分。因此，本人希望我們能夠得到那個決議案草案的案文。除了這個程序而外，再也沒有其他程序。本人請主席向我們宣讀這個決議案的全文。

主席：本人說過，安全理事會已經通過一個程序，要把蘇聯決議案草案所列各國申請案件分別加以討論表決，以便安全理事會每一理事國表示其對每一申請國的態度。如果蘇聯代表堅持非分發個別涉及每一申請國的短短案文不可，那當然是很容易辦到的。本人所提出的實際方式乃是一個極簡單的方式，而且可對每一國家輪流適用。那個方式不外是：“安全理事會建議大會准許”——這裏述及某一國家的名字——“加入聯合國”。如果蘇聯代表真正要求分發十三紙案文，那末本人自須照辦。但是本人想到，這個方式如此簡單，實在沒有那個必要。安全理事會是否建議大會准許某一國家人會的問題，不過在表決時說一聲“可”或“否”就行了。

本人還要補充一句，前此安全理事會曾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一日第二〇六次會議——這是本人曾經提到過的——以九票對二票通過了一個和現在美國動議相似的比利時動議，嗣後主席說：

“我們現在就來分別表決每一申請案件。第一個我們要表決的申請案件乃是匈牙利申請案件。”

等到那個案件交付表決以後，主席又說：“第二個申請案件便是義大利申請案件。”他用這個方式把所列申請案件逐一表決竣事。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程序。唯一的問題就是：安全理事會是否按照各國在蘇聯決議案草案裏列名的次序，建議大會准許某某國家加入聯合國呢？

Mr. TSARAPKIN（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本人仍然不解我們是否將要表決蘇聯決議案草案呢，抑或將要分別審議各國申請案件並付表決呢？如果屬於後者，那末蘇聯決議案草案就不付表決，而我們所表決的東西就祇是各國的申請案件了。

主席：因為美國動議已經通過，所以我們要分別表決各國申請案件。這是美國動議所規定的。

Mr. TSARAPKIN（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在那種情形之下，本人不知道我們到底將處理什麼文件。一方面，主席隨意處置蘇聯所提出的決議案草案；另一方面，我們甚至還不知道我們要表決什麼東西。我們本有一個草案在面前。那個草案依次列舉了所有的申請國家。現在的提議是什麼呢？難道我們要分別表決一個名辭，諸如“保加利亞”之類嗎？表決“保加利亞”這個名辭又有什麼意義呢？這是本人大惑不解的。

主席：本人現在不過仿行剛才本人已經說明而且一九四七年蘇聯代表並不感到費解的一個前例。本人敢說這是本人認為極其簡單的一種程序。本人說過——本人希望蘇聯代表曾經諦聽——當年那個比利時動議，正和剛才九票對二票通過的美國動議相似，在那個動議通過以後，主席便說：“我們現在就來分別表決每一申請案件。第一個我們要表決的申請案件乃是匈牙利申請案件”。接着舉行表決。當時蘇聯代表投票贊成那個申請案件，似乎絲毫沒有感到困難。至就本人來說，也不能見到什麼困難。

等到那個申請案件表決以後，主席又說：“其次一個乃是義大利申請案件”，當即舉行表決，並沒有人提出抗議或困難。

本人此處所引，根據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九十二號，一九四七年十月一日，第二〇六次會議。現有埃及代表請求發言。

Mahmoud FAWZI Bey（埃及）：本人曾經投票贊成美國代表有要求主席將其動議交付表決的十足權利，但當那個動議這樣交付表決的時候，本人又不得不投票反對那個動議。因為到底我們將要表決那一種案文，本人不曾聽

到令人信服——至低限度，不能令我信服——的說明，所以在後一個表決裏本人投反對票。現在本人已經考慮到一個解決方式，想把它提出來，那個方式是否可行，還請各位諳熟程序問題的先生指教。

蘇聯決議案草案也許可以按照下列方式分開。我們也許可以進行到“已將”二字為止。這便是第一部分。至此，我們便應分開，而將阿爾巴尼亞的名字插入。這樣一來，事實上這個決議案便分成十三部分了。截至“已將”二字為止的第一部分以及其他十二部分，各列入國名一個，先從阿爾巴尼亞開始，直至原案所列最後一國為止。

這似乎是一個奇特的劃分方式，但是本人認為議事規則第三十二條第二項並未禁止採用這個方式。

主席：難道這個方式不陷於埃及代表喚起我們注意的那種錯誤嗎？換句話說，如果安全理事會那樣表決，難道就不成為集體建議嗎？

Mahmoud FAWZI Bey（埃及）：如果採用這個程序，則對第一部分，便不必表決十三次甚或十三次以上了。最低限度，形式較佳。

主席：形式誠然較佳。但是這個程序不會落於埃及代表堅決反對之全部或集體建議的窠臼嗎？

Mahmoud FAWZI Bey（埃及）：本人反對之點，有關我們所應據以表決的方式。現在本人所擬設法幫助解決的困難，就在如何避免把第一部分表決十三次甚或十三次以上。

主席：援用一九四七年的前例，祇將國家交付表決，難道不是達到那個目的的一個最佳方式嗎？當時並沒有人反對那個方式。那個程序不發生任何引起困難麻煩的問題。

Mahmoud FAWZI Bey（埃及）：請問我們到底表決什麼案文呢？

主席：本人不過建議援用一九四七年的前例。當時也是沒有案文的。本人已把那個前例宣讀兩次了。那個比利時提議正和現在美國動議性質相同，是經九票對二票通過了的。

當時主席曾說：

“我們現在就來分別表決每一申請案件。第一個我們要表決的申請案件乃是匈牙利申請案件。”

隨即舉行表決。我們大家都知道，那是什麼一回事；那是很簡單的。

Mahmoud FAWZI Bey（埃及）：本人願意知道我們這個決議案草案在付表決時所具的

形式。到底我們將有十三個決議案草案呢，抑或祇有一個決議案草案呢？

主席：我們將要舉行表決若干次。所有表決情形都會載在速記紀錄裏面。

Mahmoud FAWZI Bey（埃及）：無論如何，本人都擬參加表決，且聽理事會自己決定案文形式吧。

Mr. TSARAPKIN（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本人願意知道，將來表決舉行以後，蘇聯決議案草案案文會有何種改變。難道那個決議案草案案文仍和現在我們在紀錄裏所見的案文一模一樣嗎？

主席：不知道。到了那個時候，蘇聯決議案草案裏提出的問題，自然都會得到解決。

本人現在奉告理事會各位，昨天有人向我說過，明天還有某種要事，所以理事會上午應該早點休會。本人認為理事會休會以後，我們可以互相洽商，所以休會並不會浪費時間。這樣一來，我們辯論的時間便可縮短，我們辯論的尊嚴也可增高。今天午後三時，我們既已經過相當考慮，當可再行集會。

Mr. MANULISKY（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當然呵，擺脫這個困難局面的最好方法，就是乾脆延會午餐。這也許是一條最好的出路，但是本人敢說，當前這個局面，原由多數表決所造成，為多數計，本人並不認為這是一個最好的解決辦法。

到底理事會要怎樣表決，個中牽涉問題很多，多數應向我們答覆。我們想要知道我們打算討論什麼；我們並不知道要討論的東西；你們是多數而且你們已經表決了。你們建議我們會商；然則我們會商什麼？即使本人想與蘇聯代表會商，但因多數對於這個問題，並未提有建議，本人又拿什麼和蘇聯代表會商呢？

我們願意知道到底理事會要怎樣表決，到底我們將要接到什麼建議，但是除了埃及代表聲明他不在乎和他不管這個問題而外，還不曾有一個合理的建議提出來。埃及代表誠然因此擺脫了這種可笑的局面，但是我們身為安全理事會理事，却不能長此處於這種可笑的局面啊。

主席：烏克蘭代表不必祇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會商；也許我們大家都可互相會商。至就本人來說，本人認為稍稍思量一番往往能夠得到最好的解決辦法。現在本人仍然提議延會，午後三時再開。

既然沒有人反對，那末安全理事會就在午後三時重行集會。

午後十二時五十分散會。